

◆凡人素描

叔 父

陈旭升

叔父不是我的亲叔。他与我的父亲是出生在同一个庄子上的发小。听父亲说，叔父当年要不是因为父母不舍得放他离开乡土，他就进了京城，在一所高等学府读书，或许就成了京官。虽说多少有些遗憾，但叔父在六十年代初，就在一所很有声望的中学当了团委书记。不久，就进了县委大院。

有年春节的一日中午，叔父在我家吃饭。父亲拿出平时舍不得喝的一瓶双沟大曲，放在灶前的井罐里温着。也许，他们要把囤积一年的话一次说完，说得忘形了，倒把温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不多时，一声脆响，酒瓶爆了。一瓶酒，变成了半井罐酒水。父亲把半井罐酒舀在瓷盆里，兄弟二人，水当酒，酒当水，你一碗，我一碗……

长大后，我当了兵。叔父的工作也变了几变，肩上的担子也更重。不论再忙，叔父总是与我保持着书信往来，我寄出一封，他必回复一封，而且都很及时。在海防营盘里，叔父那字体清正的来信，犹是“家书抵万金。”信中的叔父，俨然是个父亲，更多的时候则是个恩师，指引我做人做事。我进步时，他高兴，但字里行间里又不失时机地侧击叮嘱，“你是农民的儿子，要记住谨慎”。

1985年，就在我要退伍的那年，团首长挽留我，叫我转个志愿兵。那时，我踌躇满志，觉得自己有几分才气，在军区上还立了功，飘飘然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执意要退伍回乡。叔父知道后，在与我来往的十几封信件中，第一次显出严厉：“孩子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你每一个进步，都是组织上的关心和培养。要脚踏实地，才能行稳致远。”在那个年代，农村兵转志愿兵，就端上了公家的饭碗，是多么的不容易，可我太任性了，打起背包回了家。

我退伍回来的第二年，父亲得了重病，连几百元钱都拿不出来。看着父亲病痛的样子，我恨自己没有听从叔父的想法——留在部队。要是转了志愿兵，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两手空空，看着父亲因无钱治病而生生遭罪。

父亲也知之他来日不多，可仍还惦记着我。一日，父亲拽我来到叔父家。父亲与叔父在大桌两旁坐下，俩人一个劲地递烟抽烟，就是不说话。空气仿佛也打了结。父亲哪怕是在挂牌游街的岁月，白天，在大队抓生产，晚上，在会堂受教育，也不从低头。为了我，父亲去找叔父，事有多大，又有多难？我明白，父亲也明白。许久，叔父打破沉默，对父亲说，“放心吧，我会像待自家的孩子那样关心他。”父亲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搭在叔父的手背上，久久，说不出话来。

终于，在叔父劳心下，我有了一份工作。

这一年，我在县城上班，与叔父走得近了，看到的听到的多了，也就更加了解叔父的为人。1980年代初期，大学生陆续分配到县里的大机关大单位，叔父身边也多了一些有知识有思想的新人。一个知识新生代的到来，必将带来新的理念与新的挑战。叔父以他的智慧和品德，与大学生们打成一片。除了政治上的爱护，叔父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活，他的家也成了大学生们经常出入的“饭馆”。日子久了，他们不再喊叔父的职务，而是亲热地叫他“老头子。”每每，在晚间政府大院里，他的办公室里，总有一群大学生围在他的身旁，加班，工作。每天，叔父，也总是第一个来到大院，烧开水，生火盆。夜深了，他也是常常溜到大街上，在夜宵摊上，自个儿掏钱，买些鸡蛋回来。后来，这些大学生，有的进了省城，有的当了领导，可他们没有忘记叔父，或打个电话，或来看看。

叔父前几年走了。如同他生前做人那样，不惊动任何亲朋好友，只让子女搞了个简约的家庭告别仪式。他宛若清风，飘然而去。

在我心中，我一直敬他如父。

◆心动一刻

留 影

何一东

周六的下午，烈日炎炎，我和几位好友相约，到宽窄巷紧邻的井巷子“市井生活”餐馆听散打评书。多年没现场听评书了，现在有这么个机会，多少也有几分期待与兴奋。

井巷子紧靠窄巷子南面，清代名为“如意胡同”，后因巷北有明德坊，又称“明德胡同”，辛亥革命后改名“井巷子”。改造后的井巷子在剩下的半边街上，建了一道500米长的历史文化墙和500米长的民俗留影墙。相比人头攒动的宽窄巷，井巷子“文静”得多，而我更喜欢这样不张扬、低调含蓄的环境。

我们事先在“市井生活”二楼订了一桌，从楼上往下看说评书，似乎更有一种优势。木桌上摆放着盖碗茶，还有9种颜色各异的点心。我们坐在竹椅上，仿佛回到那曾经久远的年代。

楼下，著名巴蜀笑星、散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的徒弟肖干虾儿在台上精神抖擞地耍嘴皮子，幽默、诙谐，台下的客人笑得前合后仰。他的声音和表达方式，都和李伯清老师太像，如果闭着眼睛只听不看，真的以为是李伯清老师在侃侃而谈。

听评书固然精彩，但朋友们更享受这惬意相聚的氛围。平时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见面的时间不是太多。此时，在这青黛砖瓦的仿古四合院里，很放松地半躺在竹椅上，看阳光照射在滋生着青苔的瓦上，品着清香的绿茶，耳朵

里不时传来楼下肖干虾的“川味麻辣烫”，大家就国内外的重大新闻，互通有无，彼此发表一些不同看法，有益有趣。这个时候，感觉时光是实实在在、伸手可触的；感受到朋友之间真挚的友情，完全不设防，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戴着面具握手。

邻桌坐着两位年轻时尚的美女，一位穿着精致的休闲装，手里拿着一把竹编纸扇轻摇，上书“吃好耍好”；另一位身材苗条，头上挽着两个发髻，穿着白色绣花唐装，短裤，一双修长的大腿尽显魅力。她俩不时凑在一起私语，或站起身倚栏往楼下拍照。

她俩的模样，吸引了我们的目光。在这样的环境，彼此的对视，也显得十分自然。在过道上，我往楼下拍照时，休闲装美女也过来往下看。我和她就听评书聊了起来。她和同伴也是来听评书的，而且是经常来，觉得很有意思，也喜欢这儿的文化味。她笑道：“现在我们除了吃好，还要耍好，都是成都人，你懂的噻。”

此时，有朋友站在一旁，像情报人员一样，悄悄偷拍我们的交谈画面。见状，我干脆请休闲装美女合个影，哈哈，要拍就光明正大。这位唐姓美女爽快答应，并把扇子打开，突出“吃好耍好”。那一位唐装美女也站起身来，挨着唐美女，我们三人微笑着，留下合影。

◆儿女情长

“去躺一会”

杨亮



正为工作上的事窝心时，父亲突然打电话来，絮絮叨叨说了一大通。

母亲在省城住院，近期准备回市医院康复治疗。父亲于是开始操心：什么时间去接？怎么对接出院、转院手续？陪护怎么安排？能不能找到相熟的专家会诊？样样都要得到肯定的答复。我逐渐不耐烦，嗓门也高了，“唉呀，医院又不是我家开的，哪能事事都能搞那么准？”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我心里有些不安，忙补上一句，“好了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都安排好。”

挂掉电话后，心里很是愧疚。父亲毕竟是快八十岁的人了，我实在不应该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。妻子劝我打个电话回去道个歉，我嘴上不服软，“儿子冲我的时候也没向我道过歉嘛！”我想了想，说，“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回家，就说我今天心情不大好。”下午，妻子打了电话，是姐姐接的。姐姐又让我接电话，严厉地说了我一顿，我嗯嗯呀呀，心里很是愧疚。

我放下电话后，妻子安慰我：“父子之间没有隔夜仇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我有时不也说我爸几句？”

几天后，我来回驱车四百余公里，把母亲从省城接回到我家楼下，母亲身体虚弱，四楼断然是走不上去的，我让她趴在我的背上，背着她，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四楼。饶是正当壮年，我也累得直喘粗气。

放下母亲，刚坐定，父亲面无表情地对我说：“你去房间躺一会儿。”

“我稍微歇一下，一会儿还要下楼去拿轮椅。”我说。

父亲没有作声。待我把母亲安置好，父亲再次说：“你到房间去躺一会儿。”

我抬头望了父亲一眼。父亲的脸削瘦，头发全都白了，看上去更严肃了。但父亲并没有看我，眼光一直落在母亲身上。

“我全身都是汗，还是不想躺了。”我说。身上黏黏糊糊的，我确实不想上床休息。父亲没吱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坐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哈欠。父亲起身去了我的房间，从柜子里拿出床单铺床，我连忙跟进去，“还是我来吧。”父亲看了我，顿了顿，放下床单出去陪母亲去了。